

戰火孤兒

砍、劈、斬，敵人的身上被劃出一道道的傷痕，血液亦如同山洪般暴漲了出來，他的雙膝緩緩地跪地，眼睛睜得極大，嘴巴也張得很開，表情極為猙獰，我朝他的頸部重重地揮下最後一刀，「咚！」眨眼間他的頭顱已經落到地面。空氣中充滿了鐵鏽味，然而血腥味更為刺鼻，回過神來那血紅的太陽已逐漸向西落下，仍然站立著的敵人早已所剩無幾，再不到十分鐘今天的工作就可以結束了。

「回去吧，大夥們，這場戰爭已經進入尾聲了！」我們這群傭兵的領導者阿迪大哥不是用平時吊兒啞氣的語氣，反而更像是以宣布事情的態度說著。

有人露出放鬆的表情，因為終於不用每天冒著生命危險，在戰場上工作了。有人則是愁眉苦臉，因為接下來的生活就沒有多少收入了。這次也和以前一樣，死了不少人，但是沒有人因此感到傷心，即使是自己的摯友、親人、愛人，因為這早已是家常便飯。回到城內向雇主索取報酬，路上的居民，有人對我們露出害怕的表情，也有人露出憤怒的表情，但更多的是厭惡的表情，我們並不像騎士一樣受人尊敬，反而像一群過街老鼠。

我們稱不上是傭兵團，因為只要戰爭一結束，我們就各走各的，戰爭開始我們才又聚了起來。

「喂、喂！」我吃完晚餐之後不小心趴在桌上睡著了，餐館老闆一臉不悅地叫醒我，我道了歉之後便快速地離開，這麼晚應該沒有客棧會收留我了，但是在這麼冷的天睡在街頭，可是會凍死的，母親也是死在這樣一個寒冬；父親在我出生不久後，便被國家徵召去打仗，之後就死了，母親一直照料我到懂事，然而在我十歲那一年，母親最終還是累倒了，媽媽的手跟雪一樣冰，有人跟我說她只是會睡很久，有人說她去當天使了，有人說她死了……，當時我不知道誰說的才是真的，但是我知道我們不會再相見了。隨後，我多次闖入戰場，奪取屍體上值錢的東西，在這期間，常常走在死亡邊緣，對方銳利的刀鋒彷彿要奪取我的呼吸，那種緊張、刺激根本讓人喘不過氣，就在我即將喪命之時，阿迪大哥救了我，從此我便跟隨著他南征北討。

找不到客棧的我正尋找棲身之所，前方有一間看起來很樸素的教堂，也許可以讓我避一下。雖然現在到處是戰爭、飢荒，民不聊生，但是人們依舊沒有放棄信仰。

想著想著我便躺在裏頭的長凳上睡著了。

「喂、喂！」陽光灑落在我的臉上，叫醒我的是一位中年的修女，要是我的雙親還在世，想必也是這個歲數了吧。我從長椅坐起身來，昨日所留下的疲勞讓我連做這個小動作也非常吃力，我看向她，眼角餘光看見了兩三個害怕到緊縮在牆角的小孩子，他們的表情簡直就像是剛到戰場上殺人的菜鳥，也難怪，因為我現在全身都是血漬，並且散發著汗臭味混雜著血腥味的惡臭。

「啊，抱歉，我馬上就走。」我搔著我的腦袋說道。

「等等……你也是孤兒吧！要不要吃個早餐再走？」

「孤兒？」即使我已經十七歲，而且能在戰場上存活，甚至依靠戰爭生活了，對她來說我只是一個不諳世事的小鬼頭吧！

她叫做瑪莉，我留下來和她以及三名流離失所的小鬼共進早餐，傑克有著棕色頭髮、藍色瞳孔，安妮是傑克的親妹妹，是三個人中最小的，查爾斯比傑克小，有著一頭亂髮，孩子們有說有

笑，即使是在這個亂世，他們依舊開心地生活著。

即使只是粗茶淡飯，她也料理得非常好吃，好吃到讓我忘了前一天的疲勞。

「你叫什麼名字呢？」瑪莉向我詢問。

我死命的回想，因為這些年我都被「小鬼」、「傭兵」這樣叫著，我回想起母親的聲音，她用溫柔而帶些疲勞的語氣叫著我的名字……

「布萊斯。」

「姓呢？」

這我根本不可能想起來，我只好搖了搖頭。

「好名字呢，可以感受到你父母對你的祝福。」

確實，我能活到現在可以說是奇蹟，或許爸爸媽媽在冥冥之中保護我吧。

吃完早餐，我準備離開，但傑克卻擋在我前面。

「怎麼了？」

「請教我劍術。」他並沒有向我下跪磕頭，也沒有大聲嘶吼，只是淡淡地說，他擺出非常堅定的表情。

「為什麼？」我嚴肅地看向他。

「……我要變強……，我要保護大家。」他看似下定了決心才說了出來，但我卻不管任何理由，而對他感到惱火。我憤怒到失去理智。

「開什麼玩笑！你有做好覺悟嗎？」

「有。」他仍然不為所動。

「我指的是殺人和被殺的覺悟！呼呼呼……」我大聲地咆嘯，之後大力地喘氣。

「發生什麼事了？」瑪莉聽見了我的大吼立刻跑了過來。

我頭也不回地離開了。

我步履蹣跚地走在街道上，此時從我前方傳來一個熟悉的聲音。

「喲！早安，你的精神怎麼看起來不太好。」仔細一看，原來是阿迪大哥。

我將剛剛發生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訴他。

「你為什麼會生氣呢？莫名其妙地生氣可不是個討人喜歡的個性。」

我必須仔細地思索，因為連我自己也搞不清楚我為何而生氣。

「因為他還只是個孩子啊！他既沒有能力，也沒有必要冒著生命危險到戰場上殺戮！」我說。他呵呵地笑了。

「你自己還不是一樣，當初不知道是哪個傻小子闖了進來，扯了我們的後腿呢？而且優秀的戰士都是從小培養起的。倘若他懷著那股鬥志向你學習，將來肯定會有一番作為的！」

他說的並不無道理，不過他有力地反駁反而令我的面子掉滿地。

「生命那麼短暫，應該去做些更有意義的事啊！」我硬是找了個理由還嘴。

「有意義的事？譬如呢？」他的表情、舉止突然認真了起來，我立刻收回我剛才的態度，因為他的表情令我倍感壓力。

「嗯……應該去達成自己的夢想。」我說話變得非常小聲，殊不知我的話語早已滿是破綻。

「你呢？你又有什麼夢想！再說，他的夢想不是早就說得清清楚楚了嗎？而你卻不把它當一回

事！搞什麼鬼啊！」說完，他便氣憤地離開了。

「你還不是一樣突然生氣……。」我嘴裡嘀咕著。

夢想嗎……我現在唯一的目標就是離開戰場那殘酷的地方，但是離開之後，我又該怎麼生活呢？走著走著，就晃到了昨天的那間餐館，這時我的腦袋中浮現了一個點子，我走進店內。

「昨天的事非常抱歉，但是我有一事相求，能否讓我在這裡學習廚藝，學費方面就用我的勞動付出。」我緊張地直冒冷汗，甚至連我說話的口吻都變了個樣。

老闆的眼睛睜的大大的，看似十分震驚，之後便搔搔鬍子。

「哈哈！沒想到你這凶神惡煞的小夥子還挺老實的嘛，沒想到想用當學徒來賠罪！這個徒弟我收！」雖然我並不是為了賠罪才來當學徒，而是為了擺脫當前的生活，算了，反正我已經邁出第一步了。

「為什麼你總是拿不好菜刀呢？我明明講過這麼多次了！」

並沒有想像中這麼順利，刀子在戰場上講求大規模、有力道的攻擊，然而到了砧板上，講求細膩及平穩，這令我難以適應，雖然如此，老闆依舊反覆地教導我，而且我也沒有萌生放棄的念頭。

忙了一個早上，我終於親手完成了我的第一道料理了。

「好難吃啊！」老闆露出嘲笑般的表情說著。

「把這道菜端給角落桌的客人。」他端出他剛做好的一道菜給我，光是看它的色澤，只是聞了它的香氣，就足以令我垂涎三尺。

我接過盤子，緩緩地走出廚房。

「對了！」他突然大叫。

我轉過頭看向他。

「記得看客人們用餐時的表情喔。」他挺著他那大大的肚子，自信滿滿地說著。

這位老闆真是惡劣，竟然拿自己幾十年的功夫，和一個只學了幾個鐘頭的菜鳥比。

位子上竟是幾個小時前才和我有過爭執的阿迪大哥，我們互看了一下，他比劃了手勢示意要我坐下。

「剛才真是抱歉阿，我沒控制好自己情緒。」他猛搔著他那顆平頭的後腦勺說道。

「我才是無意間戳中了您的痛處，對不起。」即使我低了下頭道歉，我仍然不知道他為何動了這麼大的火氣。這時我突然發覺傑克想必也對我的行為感到不解吧。

「其實啊，我原本想在我的國家當個受萬人景仰的騎士。」他嘆了一口氣之後說道。

「穿著銀白色的盔甲，披著帥氣的披風，拿著鋒利的長劍，再騎著一匹速度飛快的駿馬。」就像小孩子崇拜著英雄一樣，他也景仰著騎士。

「可惜之後我的國家馬上遇上了打從一開始就非常不利的戰爭，我的父親和兄長都被送上了戰場，可是卻沒有再回來了。僅僅幾年後國家就面臨了滅亡的危機，母親隨即帶上年幼的我逃亡，但是在中途被一位敵國的士兵逮到，我們拚死抵抗，雖然我鼓起了勇氣砍殺了敵人，但母親早已傷重不治，我頓時成了戰場上的死神，搶奪屍體上值錢的物件，甚至直接殺了活人，我當初的夢想早已無法實現。」此時空氣瀰漫著一股沉重的氛圍。

「啊，不說了。我要開動了。」他拿起湯匙，將食物送入口中，他頓了一下，隨即露出一個蠢

到極點的表情，但那並不會令我覺得好笑，食物的美味反而透過了他的表情間接傳達給了我。那個瞧不起人的大叔做的菜原來這麼好吃嗎？總有一天我會開另一間餐館和他一較高下。

老闆要我早上過來就好，因為現在的我對他來說反而是個負擔。我沿著街道走，不知不覺地回到了教堂前面。我猶豫了一會兒才走了進去。傑克正坐在階梯上發呆，我走到他面前，和他對看了一下。

「午餐吃了嗎？」

他點點頭。

「我可以教你劍術。」

他抬起頭。

「不過你們必須提供我住宿。」我隨後附加了條件。

「那就開始吧。」他的嘴角微微上揚，接著站了起來說。

我並沒有讓他拿刀，因為即使只是一簡單的動作，他也有可能發生致命的失誤，非常危險。然而他並不是空有鬥志，天分也十分充足，才幾個小時就將動作做得十分到位，在一旁的安妮和查爾斯看得目不轉睛，然而瑪莉修女並不在這裡。

「先休息吧！練了一個下午也累了吧！」一晃眼間已看不見西方的太陽，只有微微的暮色。這時瑪莉才從外頭走進來，這時我才明白她在外面忙了一整天，她的身影有如同當年操勞辛苦的母親。

傑克向瑪莉訴說我和他的協議，瑪莉一臉擔憂的點點頭。

光陰似箭，過了一年，我已經漸漸學會了幾道拿手料理了，而傑克的劍術早已學得有模有樣了，然而安妮卻在這時候臥病不起，醫生開出的醫藥費，在場的我們根本付不起，即使老闆已經正式僱用我了，但我目前財產仍舊不足以應付，連傑克和查爾斯都四處打聽工作的機會。就在此時，我在路上遇見了我以前的戰友。

「好久不見。」我主動上前打招呼，並試圖探出一些有用的情報。

「你這陣子去哪了啊？有很多事情都無法通知你。」

「說來聽聽。」這是個好機會。

「阿迪大哥戰死了。」

「嗚……」我愣住了，明明一年前才在街上爭吵，現在就突然消失了，一直以來引導我的北極星就這樣失去了光芒，我的思緒無法跟上時間的流逝，除了震驚，還是震驚。但是這件大事不能成為絆住我的理由。

「……最近有沒有什麼有效率的工作？」我將剛剛的哀傷拋諸腦後，因為現在有更緊急的事。他並不對我的反應感到吃驚，因為這是在戰場上常有的事。

「聽說南方有某個滅亡小國的殘存勢力，正努力的招兵買馬，而且聽說報酬非常的高，要不要去試試？」聽完後我立刻帶上我的刀，前往那裡。

一路上我到處問路，終於抵達了。我被以英雄身分看待，不論是言行還是生活他們都十分有禮貌地對待我。在這裡聚集的如果不是十分缺錢的人，就是對自己的實力十分有自信的人。不久，有

個個子矮小的中年人走到台上，似乎是這裡的領導者，他開口：「想必在場的各位都是武勇兼具的漢子，前些日子，我國國土被相鄰的瑛伯爾帝國佔領了，但是，只要人民對國家的忠誠、熱愛沒有泯滅，我國就不會滅亡！」

這些話十分可笑，傻子也能清楚地知道這些話不切實際，但是卻十分具有提升士氣的效果。

「敵方前來剿滅我軍了！」外頭的衛兵跑進來說道。

這次的奇襲實在太突然了，即使敵方的人數跟我方差不多，仍使我方陷入苦戰，一天、兩天、三天，隨著時間的推進，戰況已陷入僵局，雙方的體力和耐力都被消磨了不少，又過了一段時間，雙方人數已剩下十餘人，但是敵方有一個人仍然保持著從容的神情。太陽已呈現橘紅色，我方仍有五人，敵方只剩一人，當時在台上說話的男人，對那位敵人說：「要不要就此收手？五對一，你必死無疑。」

「我可是騎士呀，別踐踏我的名號！」

「喔，是哪位有名的騎士呢？」

「芬恩。」當他報出這個名號，在場的所有人無不大吃一驚，因為他的名號早已是世界聞名了。

一說完，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刺殺了我們兩員強兵，瞬息之間他的刀鋒向我襲來，我立刻舉起盾牌，擋下他的一擊，然而他並不是空有速度，力道更是十分強勁，他又接連砍了十幾下，盾牌轟轟地作響，仔細一看我的盾牌已經變形了，這誇張的力量似乎可以劈開海洋、撕裂大地，其餘兩人則向他的後方偷襲，然而卻失敗了，芬恩一個轉身向後方砍去，所幸他們反應的快，否則他們就成了刀下亡魂了，要是他們死了，可就沒有人能支付我的報酬了。我們三人向後跳開，與他拉開了距離，那個矮中年從他的口袋掏出兩袋金幣。

「看來到此為止了，我早料到會是這種情況，所以打從一開始我的錢只夠支付幾人分的報酬，沒想到真被我料中了，復興國土終究是一場夢啊，你們快逃吧！」他有氣無力地說著。

隨後那有如死神刀刃便再度向我們襲來，與我一同收到報酬的傭兵立刻擋下：「要走就一起走吧！」他那做為抵擋的劍隨即應聲斷裂，芬恩卻在這時停手了。

「哈哈！雖然無謀，但你們都是不顧自己安危的忠義之士，反正你們也潰不成軍了，你們就快走吧。」說完他面對著我們倒退著撤離。這個芬恩即使實力過人，在殘忍中仍帶著慈悲，確實是一位令人敬佩的騎士。

報酬已足夠支付醫藥費了，我拖著疲憊的步伐，回到了教堂。很久沒有經歷這種死裡逃生的險境，再見到他們，竟有種劫後餘生、恍如隔世的感覺，瑪莉、查爾斯和傑克在擔心安妮的病情之餘，似乎也擔心不告而別的我，他們臉上親切的笑容撫慰了我的心，我想，我已找到歸宿，不必再流浪了。

經過醫生的努力，安妮的身體總算是康復，沒有大礙了，反而是滿身是傷的我仍躺在病床上。

現在已經到了十二月二十五日這個重要的節日，許多家庭把一年之中累積的積蓄，拿出來準備大餐，和家人共享，我曾經很妒忌這些幸福的人，但是我現在已經有可以一起過節的家人了，即使桌上只有一隻勉強買到的烤雞，查爾斯和安妮正為了一支雞腿爭吵著，瑪莉在一旁勸阻他們，傑克則無奈地笑著，雖然外頭飄著大雪，但我卻感受不到以往那種冰冷，反而從我內心中湧出源源不絕

的暖意，繞了一大圈，我才發現，原來，我的家就在這裡。

(5482 字)